



现代汉语

双音复合词前位形语素

语义组合规律研究

● 周琳 著



本研究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

“现代汉语双音复合词前位形语素语义组合规律研究”（项目批准号：11YJC740160）的资助

现代汉语 双音复合词前位形语素 语义组合规律研究

● 周琳 著



责任编辑：杨 咪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汉语双音复合词前位形语素语义组合规律研究 / 周琳著 . -- 北京 :
华语教学出版社 , 2014.9

ISBN 978-7-5138-0787-6

I . ①现… II . ①周… III . ①现代汉语 - 复合词 - 研究 IV . ① H14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96449 号

现代汉语双音复合词前位形语素语义组合规律研究

周 琳 著

*

©华语教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华语教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出版

(中国北京百万庄大街24号 邮政编码100037)

电话: (86)10-68320585, 68997826

传真: (86)10-68997826, 68326333

网址: www.sinolingua.com.cn

电子信箱: hyjx@sinolingua.com.cn

新浪微博地址: <http://weibo.com/sinolinguavip>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4 年 (32 开) 第 1 版

2014 年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38-0787-6

定价: 68.00 元

目 录

1. 绪 论.....	1
1.1 题 域	1
1.1.1 研究取向	1
1.1.2 研究对象	3
1.2 研究意义	4
1.3 相关研究综述	6
1.3.1 汉语语素及构词的定量研究	6
1.3.2 从语义角度对语素构词规律的研究	9
1.3.3 语素构词的应用研究	15
1.3.4 小 结	17
1.4 研究基础	18
1.4.1 相关概念界定	18
1.4.2 词和词组的判定	19
1.4.3 单音形语素的确定	21
1.4.4 形容性语素项的确定	24
1.4.5 前位 A 单所构双音复合词的确定	25
2. 前位 A 单的构词力及其影响因素.....	28
2.1 前位形语素的构词力	28

2.1.1 前位 A 单的构词情况	29
2.1.2 A 单语素项的构词情况	37
2.2 A 单语素与 A 单语素项构词力比较	45
2.3 前位 A 单语素项构词力影响因素	46
2.3.1 A 单语素项的语义	46
2.3.2 A 单语素项的性质	50
 3. A 单与 X 单的语义组合	53
3.1 A 单与 N 单的语义组合	53
3.1.1 A 单与 N 单的语义分类	54
3.1.2 N 单对 A 单的语义选择	65
3.2 V 单与 A 单的语义组合	84
3.2.1 V 单的语义分类体系	84
3.2.2 V 单对 A 单的语义选择	86
3.3 前位 A 单与后位 A 单的语义组合	94
3.4 前位 A 单与不同词性 X 单的组合倾向	96
3.4.1 前位 A 单构成双音复合词概况	96
3.4.2 具有特异选择倾向的 A 单及其所分布的主要语义类	97
3.4.3 无特异选择倾向的 A 单及其所分布的主要语义类	102
 4. 同义 A 单与 X 单语义组合特征分析	104
4.1 同义语素项的判定	104
4.2 [量化属性] 类同义 A 单对 X 单的选择限制	106
4.2.1 [速度] 类同义 A 单对 X 单的选择限制——以“快” 义 A 单为例	107

4.2.2 [硬度] 类同义 A _单 对 X _单 的选择限制——以“硬”义 A _单 为例	111
4.3 [模糊属性] 类同义 A _单 对 X _单 的选择限制	115
4.3.1 [性质] 类同义 A _单 对 X _单 的选择限制——以“旧”义 A _单 为例	115
4.3.2 [状态] 类同义 A _单 对 X _单 的选择限制——以“猛烈”义 A _单 为例	120
4.4 [颜色] 类 A _单 对 X _单 的选择限制——以“黑”义 A _单 为例	123
4.5 [人性值] 类 A _单 对 X _单 的选择限制——以“骄傲”义 A _单 为例	128
4.6 [空间值] 类 A _单 对 X _单 的选择限制——以“远”义 A _单 为例	131
4.7 [时间值] 类 A _单 对 X _单 的选择限制——以“短”义 A _单 为例	132
4.8 同义 A _单 对 X _单 选择限制的制约因素	134
 5. 反义 A _单 与 X _单 语义组合特征分析	136
5.1 反义语素项的判定	136
5.2 [量化属性] 类反义 A _单 构词对应性	137
5.2.1 [速度] 类反义 A _单 构词对应性——以“快 - 慢”义 A _单 为例	137
5.2.2 [硬度] 类反义 A _单 构词对应性——以“软 - 硬”义 A _单 为例	140
5.3 [模糊属性] 类反义 A _单 构词对应性——以“新 - 旧”义 A _单 为例	143

5.4 [颜色] 类反义 A 单构词对应性——以“黑 - 白”义 A 单 为例	146
5.5 [人性值] 类反义 A 单构词对应性——以“骄傲 - 谦虚” 义 A 单为例	148
5.6 [空间值] 类反义 A 单构词对应性——以“远 - 近”义 A 单为例	150
5.7 [时间值] 类反义 A 单构词对应性——以“长 - 短”义 A 单为例	152
5.8 反义 A 单构词对应性的制约因素	153
6. 结 论	155
参考文献	160
附录 1	174
附录 2	229

1. 絮 论

1.1 题 域

本书尝试从语义组合的角度探索单音形容词作为前位语素（以下简称 A 单）与单音名、动、形语素（以下统称 X 单）组构复合词的规律。研究内容包括：A 单作为前位语素与 X 单组构复合词的能力及其影响因素；A 单与 X 单构词层面的语义组合规律；同义 A 单对 X 单的选择限制及其制约因素；反义 A 单与 X 单构词时所体现的对应性等特征及其制约因素。

1.1.1 研究取向

a) 义位组合分析

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是语言系统中的两种根本关系。起初，聚合关系似乎比组合关系更受语言学家的关注。20 世纪 30 年代，当大部分西方语义学家将目光集中于词义的聚合关系之时，德国学者 W·Porzig 则开始关注语义组合的横结构问题（词与词之间，特别是名词和动词、名词和形容词之间的搭配关系）（转引自蒋绍愚，2005：20）。此后，语义组合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最终上升为结构语义学的三大课题之一¹⁾。在我国，语义组合问题也越来越受到词汇语义学家的重视。例如：张

1) 另两个是：语义场关系、词汇语义结构关系。

志毅、张庆云（2001：169）就曾指出，“现代词汇学，特别是现代词汇语义学应该突破传统词汇学的研究范围，把组合问题作为自己的新课题。”苏宝荣（2000：198）从理论上论述了词义组合分析的重要性，指出，“只有那些带有人为规定性的概念意义（亲属词、军衔词等）才能在聚合关系中得到充分的说明；而大量的词语‘约定俗成’的语义特征，虽在聚合状态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显示，却只有在组合关系中其语义特征才能够最后得以说明和验证；至于词语的深层隐含义、语境变义，特别是语法语用特征的说明，聚合关系几乎是无能为力的。”因此，该书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词的组合关系制约和决定着词的聚合关系，词义的全部区别性特征最终是在词的组合关系中形成、变化并得以显现的。”

语义线性组合可分为两个层级，一是语素的组合；二是词语的组合。语素或词语大多包含多个义位，对于多义语素和多义词而言，参与语义组合的是其多个义位中的一个。因此，研究语素或词语的语义组合需要以义位为单位。构词中语素的义位组合较句法层面的词语义位组合具有更强的限制性。德国学者 Gabriele Stein 就曾在其编著的 *English Word-Formation Over Two Centuries* (《英语构词法研究二百年》) 前言中写道：“And where could the operation of semantic or semantic features, selection restrictions, etc. be better observed and described in word-formation? (有什么能比构词法更适宜观察语言的语义特点、选择性限制等等呢?)”(Stein 1973 : 29, 转引自潘文国、叶步青、韩洋, 2004 : 2) 观察构词层面的义位组合规律更有利于揭示语义的选择性限制，所以，本书即以此为研究题域。

b) 聚类观察与组合分析有机结合

语言中的语素和词等都同时处于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之中，

因此，深入细致的义位组合分析必需建立在聚合关系分析的基础之上，聚类观察必不可少。王宁先生曾指出：“字、词、义一经类聚，就显现出内部的系统性，为词义的比较创造了很好的环境。梁启超所说的清代学者‘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之研究，而求得其公则’的研究方法，正是通过类聚，将某一方面相同而具有可比性的词或词义集中起来，以便比较其相异之处，求得其特点。实际上，这一工作就是在一定的语义场里观察词汇的系统。”（王宁，1996：70）这就是说，聚类观察是我们分析复杂语言现象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张志毅、张庆云（2001：168-169）指出“对义位组合系统的研究是聚合系统研究的回归式深化。”受前辈学者的启发，本书拟将聚类观察与组合分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本书聚类观察与组合分析的结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所要研究的 A 单进行语义分类，观察同一语义范畴下的 A 单与 X 单的语义组合规律；二是在各语义范畴内部进一步观察同义 A 单对 X 单的语义选择限制、反义 A 单与 X 单构词的对应性等。

1.1.2 研究对象

a) 单音形语素

对构词层面语素的语义组合规律进行观察，需先选定合适的封闭类语素。在现代汉语中，单音节语素的构词力最强，而与名语素和动语素相比，通常用来指称事物性状的单音形语素更易形成同义、反义类聚，正是本书理想的研究对象。因此，我们将研究对象初步划定为单音形语素。

b) 双音复合词中的单音形语素

汉语的构词法以复合法为主，复合词在词汇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复合词中，双音词又占绝对优势，双音复合词一直是构词

研究的主要对象。另据苑春法、黄昌宁（1998）的研究，在其建立的数据库中，名词性双音复合词最多，占 51%，其次是动词性的，占 36.4%，形容词性的占 7.6%，三类合计占双音复合词总数的 95%。这说明，名、动、形三类双音复合词的构词规律代表了汉语复合词构词规律的主流，应成为首要的研究对象。有鉴于此，我们进一步确定现代汉语名、动、形性双音复合词中的单音形语素为研究对象。

由于我们所关注的是形容性语素在组构双音复合词时与另一语素的义位组合规律，为便于研究，本书将“另一语素”确定为意义比较实在的名、动、形性语素，形语素与其他类别语素的义位组合问题不在本书的研究范围内。

c) 双音复合词中的前位单音形语素

通过计算苑春法、黄昌宁（1998）的相关数据，我们发现在由形语素与名、动语素组构的双音复合词中，形语素位于前位的占 86.64%，位于后位的仅占 13.36%。可见，在组构双音复合词时，形语素位于前位是常态。

基于对以上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考量，我们最终确定对现代汉语名、动、形性双音复合词前位形语素与名、动、形性的后位语素的义位组合规律展开研究。

1.2 研究意义

对构词层面语素与语素义位组合规律的研究是词汇语义学组合分析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现有研究大多关注词与词的义位组合，对语素在构词时的义位组合规律及制约因素等问题关注不够，探

知构词层面语素义位组合的语义倾向或规律有助于拓展词汇语义学组合分析的研究空间。

本书首次采用多角度的观察方法，从语义类的组合倾向、同义 A 单对后位 X 单的选择限制、反义 A 单构词的对应性等方面全方位考察前位 A 单的构词规律，是对构词层面语素义位组合规律研究模式所作的开拓性探索。

对同义 A 单在构词时对 X 单的选择限制以及反义 A 单与 X 单构词时所体现出的对应性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使我们反观同义 / 反义 A 单的语义特征，是对同义 / 反义语素构词规律研究的深化。这些都有利于丰富汉语词汇语义学理论。

此外，本研究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学习词典的编纂和自然语言信息处理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首先，本研究有助于指导对外汉语教师解决汉语第二语言学习者词汇理解和使用中的实际问题。据实验证明，汉语语素具有重要的心理现实性，在汉语母语者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者的心语词典中，是一个重要的表征单元。在词汇加工过程中，整词语义识别需经过语素意义的分解与提取，语素意义的激活先于整词。语素的性质和构词力等也会对留学生识别汉语语素产生重要影响。（参见冯丽萍，2004、2009）这些实验结论告诉我们，“语素”是汉语第二语言学习者词汇学习的一个重要单位。学习者所犯的一些词汇错误很可能与其不了解汉语语素构词的语义组合规律等有关，例如：汉语第二语言学习者经常会由单音同义 / 反义词联想到由其作为构词语素的复音同义 / 反义词，或者造出词形对应而语义并不对应的复音词，如：将“母牛”说成“*女牛”（详见萨仁其其格，2008）；将“微风”说成“*小风”（详见陈艳华，2007）；比照“慢性”造出“*快性”（详见孟凯，2009）等。所

以，针对同义 / 反义 A 单在构词层面的义位组合规律的研究有助于指导汉语教师帮助汉语第二语言学习者减少汉语学习者因不了解上述规律而出现的相关偏误。

其次，本书对前位 A 单的构词力、前位 A 单在各个义项上组构复合词的能力进行考察，并分析影响构词力的主要因素。这些分析可为现代汉语详解词典、和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等用法词典的编纂提供可资参鉴的材料。

最后，对 A 单作为前位语素组构双音复合词语义组合规律的研究可为中文信息处理提供语言学支持。黄昌宁、苑春法（1998）指出，“自然语言的词汇随着人们的实践和社会的需要不断地变化发展，旧词的转义，新词的产生，使得不论机器可读词典的规模如何扩大，也终究不能覆盖输入文本中出现的全部单词。汉语中语素基本上是一个封闭集，具有长时间的稳定性。对汉语语素的大规模描写，完全有可能建立一种有效处理汉语未登录词的独特方法，……对汉语的计算语言学研究不无裨益。”本书尝试从 A 单作为前位语素在构词层面的义位组合情况中概括出一定的语义组配倾向，期望这一工作能对中文信息处理工作有一定参考价值。

1.3 相关研究综述

1.3.1 汉语语素及构词的定量研究

学术界对语素的研究始于对“语素”这一概念的界定及对“语素”分类问题的探讨。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开始致力于汉语语素的计量统计研究。尹斌庸于 1984 年发表的《汉语语素

1. 绪 论

的定量研究》一文应该说是汉语学界对汉语语素所做的首次较大规模多角度的计量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期，北京语言大学（当时名为北京语言学院）在对200万字语料进行词频统计的同时，对每个汉字在词首、词间和词末的构词能力也分别做了统计分析。这是我国第一次用精确的数据反映出汉字处于不同位置的构词能力系统，计算机根据这些数据可以自动编成构词词典。1985年出版的《现代汉语频率词典》附录表八的“汉字构词能力分析”是基于大型语料库对汉字构词能力所进行的一次更大规模的统计，具有开创性意义。但该统计是以汉字为单位，不是以语素为单位，这使得该研究成果的价值有所折损。

1994年，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利用计算机建立了一个大规模的数据库，对覆盖汉语的6763个常用字的汉语语素及其所构成的二字词、三字词、四字词进行了穷尽性统计。与《现代汉语频率词典》附录表八相比，该项研究的优点在于以语素作为研究对象，将一个语素的一个义项（即语素项）在语素数据库中作为一个独立的记录，使研究更为细化。此外，该研究关注到了汉语语素的素类分布、词中位置分布、二字复合词的结构以及语素在构成二字复合词时意义的转化等。这些内容与《现代汉语频率词典》附表八所呈现的内容相比，更加丰富、细致。

1997年，北京语言大学（当时名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完成了“汉语构词基本字的统计分析”课题。该项目以国家语委和教育部（当时名为国家教委）1988年公布的《现代汉语常用词表》（1991增订本）中的3500个汉字为基础，找出了《现代汉语词典》（1979）、《现代汉语词典补编》（1989）、《新词新语词典》（1989）中由这3500字构成的六音节（含）以下的词条70343个，对每

个汉字的构词次数及位置进行统计分析，得到《汉字构词统计表》和《汉字构词手册》两份材料，并根据构词率的高低，把3500个常用字划分为5个等级，确定其中的1056个字为汉语的构词基本字。（参见张凯，1997）这一研究为对外汉语词汇教学提供了较有价值的参考，但它与《现代汉语频率词典》（1985）的做法相同，也以汉字为基本单位，因此不可避免地与之存在相同的遗憾。

金立（1999）专门对汉语常用字中的不成词语素的构词能力进行了研究，将不成词语素的构词力与尹斌庸（1984）所研究的全部语素的构词力作了对比。金文注意到了语素的黏着和定位与否与构词力的关系，相比尹文单纯从构词数量的角度所进行的研究更近了一步。

吕乐（2000）以生成语法关于语言能产力的理论为基础，结合许多国外语言学者的相关研究，对构词现象做了量的统计和质的分析。以往研究一般仅从构成词的数量多少这一个方面来描述构词力，与此不同的是，吕文首次从量和质两个方面对构词力进行描述和解释。该文不仅分析了衡量构词力的数量标准，还从构词的下意识性、不可数性、预示性以及构词理据的单一性等方面来描述和解释构词力，这是研究构词力的一个崭新视角，使我们加深了对构词力的认识。

从上述研究成果来看，虽有学者提出了描写构词力的质的标准，主张从量和质两个方面对构词力进行研究，但学界对汉语语素构词力的研究仍大多侧重于对语素构词数量的统计分析，对语素构词力的影响因素也鲜有关注。

在汉语语素及构词计量统计研究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词汇语义学界的学者从语义角度进行了语素构词研究。此后，对语素构词的研究逐步超越了单纯的计量统计，越来越多地同语义结合

在一起。程娟（1999）、姜自霞（2005、2007）以及孟凯（2007）就是将定量统计同语义分析有机结合来研究语素构词的成果。程娟（1999）对《金瓶梅》中 264 个单音形容词的构词特征展开了深入研究，不仅考察了构词力不同的单音形容词数量分布情况，还深入揭示了影响语素构词力的主要因素，如：语素的本义和引申义、作为词的意义和作为语素的意义等。姜自霞（2005、2007）基于义项，对构词力强的 43 个名词性语素的构词情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着重考察了语素在不同类型的义项上构词时，在词中的位置分布有何不同、不同类型的语素项的构词力强弱有何不同、受何种因素制约以及词素义与语素义的对应情况和应用等，这是到目前为止专门针对名词性语素的不同义项构词情况及构词力主要影响因素所进行的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孟凯（2007）选取现代汉语中由动词性语素“顾”所构成的 30 个双音复合词为研究对象，结合“顾”的基本语义，分析了“顾”素双音复合词内语素间的语义结构关系以及不同义位的“顾”的构词力、“顾”素双音复合词的语义选择。这些研究将数量统计和语义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丰富了语素构词研究。

1.3.2 从语义角度对语素构词规律的研究

符淮青（1983）较早提出从意义的角度研究语素结合能力的思路。他指出，吕叔湘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可以说是语法学界研究虚词在各个意义上结合能力的代表之作。而在词汇学界，“深入地对实词、实义语素在各个意义上可能有的结合能力进行分析还不多见。”王宁先生也多次指出研究汉语构词要从意义的角度来分析其结构模式和用法，她还强调研究汉语构词，仅从共时角度着眼是不够的，一定要沟通古今，运用训诂学的相

关原理来解决汉语双音词构词的相关问题。王宁（1997a、1997b、1999、2008）都是这一思想的体现。王宁先生指出，汉语双音词的研究进展十分缓慢，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基本研究方法上，存在着三个错误的认识：一是以为双音词的合成与词组的构成是一致的，它们的区别只是不同层面的区别。这种认识导致汉语双音合成词与词组的界线难以区别。二是以为对双音词的分析，只能从形式上来进行，也就是走语法分析的路，对语音和语义及其他因素在双音合成中的作用很少加以理会，所谓的构词法，实际上成为语法结构的同义语。这种认识导致双音合成词的研究十分贫乏，诸如语素之间结合时相互选择的原因，语素结合后音与义演变的原因等等，用单一的语法结构都难以作出解释。三是认为双音合成词只是现代汉语研究领域的问题。这种认识导致许多共时的现象由于缺乏历时的参照而不能从本质上去解释。（详见王宁，1999）

随着词汇语义学研究的深入，从语义角度探讨语素构词的研究不断涌现，总的来说，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语义聚合角度下的语素构词研究；二是语义组合角度下的语素构词研究；三是对语素组合入词后意义变异的研究。

1.3.2.1 语义聚合角度的语素构词研究

语义聚合可细分为同义聚合、反义聚合、类义聚合、上下义聚合等，聚类观察是从语义角度研究语素构词的一个有效途径，学者们比较关注的是同义/反义语素的构词情况。

石安石、詹人凤（1983）分析了单音反义词作为构词成分与同一语素（或语素组）在组合构词时所呈现的不对称现象：两个反义语素中的一个可与某一语素组合构词而另一个则不可；两个反义语素可与某一语素组合构词，但所构之词不再保持反义关系